

□随 笔

匠心，是一种信仰

米丽宏

在老辈人那里,匠,意味着一种标准、一门过硬的技术、一种营生手艺。生活时时处处离不了匠人。瓦匠、石匠、木匠、花匠、剃头匠,铁匠、杂匠、裁缝、秤匠、修锅匠,补碗匠、教书匠、织布匠、弹花匠……一匠有一匠的绝活,一行有一行的规矩。

在我童年的乡村生活里,匠人,似乎更像一缕古风,让日子有了一种唐风汉韵。平淡无奇的生活里,忽然来了一个手艺人。种种奇巧、古怪的细作,在他们手里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像一个明朗但有着硬壳的谜语,引发我们的探索和快乐。

“补——碗嘴,补——碗嘴!”声声吆喝,补碗匠光临。头发花白的老人,挑一副担子,悠悠而来。他的担子,一头一只小木箱,这边箱上叠一只马扎,那边箱上,是两只盛水盛油的木罐子;木箱其实便是一层一层的小抽屉,盛着各种各样小工具。

有几户人家,应声拿出破碗破缸破瓮来。老人卸下担子,坐在马扎上,郑重其事戴上眼镜,开始工作,他反复摩挲一只只破碗。然后箍碗,钻孔,用状如蚂蟥一般的铁钳,两头抓住。几只蚂蝗钳,密贴趴在碗上,好似蜈蚣。补好的碗,当场舀水试验,滴水不漏,才收工钱。一只碗,不值几个钱,修补的工钱更微薄。村妇们又总是絮絮叨叨,要少给几个钱。老人也不多说,显出几分怀才不遇的淡漠来,将钱简单一数,塞进口袋。

我在一边看到这些,很为老人抱不平;真想对她们说,你们至少也得赞一下老人的手艺啊。肯定就是一种褒奖呢。

我家的亲戚中,四姑父和表哥都是木匠。匠人,选了一行,便是一辈子,一生只做这一件;完了,还要传给子孙。在村子里,石匠、裁缝、弹花匠,都是如此。一门手艺,维持一个家族好几代。

每当家里安窗上门,做个箱柜啥

的,四姑父就上门了。许多木工工具、车子、担子,跟着他一股脑儿来了。玩具一样的墨斗,带轮齿的锯子,长两个耳朵的刨子,会旋转的钻子,像图画里板斧一般的斧子……

四姑父把长短不齐、薄厚不一的一堆木头,凝眉审视一番,像构思一篇作品。然后,郑重动手。我常看到他骑在板凳上,用力在木板上推刨子,嚓嚓嚓嚓,一卷一卷的刨花,层层落下,淹没了他穿着破旧布鞋的脚。他又拿了尺子和墨线盒,在木板上画,有时,眯起一只眼,像打枪时瞄准儿。他的脸上,满是凝重,似乎全部的生命都铺展在那块板上。

那些匠,做起活儿来,都是百分百地专注,以至于脸上呈现一层虔诚的神色;即便周围嘈杂、不顺,依然自带了静气和勇气,享受着手底下创造的自由。做活儿的报酬,在他们,倒显得轻飘一些。

是的,青史留名的匠人,对手艺无一不是虔诚的。玉匠,会穷一生之力,打磨一块宝玉;琴师,为制作一架琴,废寝忘食。干将莫邪,为铸剑,性命都可以舍弃。他们在打磨器物的同时,也在淬砺着自己的心性。

如今,我们工作、做生意,都追求“短平快”,追求的是效益。我们高谈阔论,风风火火,幻想一夜暴富;物质享受成为奢侈和矫情的代名词。我们恰恰忽略了享受的本来含义。享受,不只在成果,而更在过程。像匠人那样,守一颗心,长久无声地专注于自己手里的“活儿”,在做到极致的过程中,得到自我肯定、自我认可的快乐。那才是高层次的享。

那种真正的享受,需要七分汗水、二分匠心和一分坚持。

比起匠心独具的创造,匠心,本身就是一种无价之宝,是一位优秀劳动者的最高信仰。

□诗 歌

一本书,在中国的上空飞翔

赵向辉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
飘荡着一缕缕书香
秩序井然的教室里
我看见了书声琅琅
对,这就是中国
文化底蕴丰厚的中国
文脉永远相传的中国

一个新时代的国家
不能没有书
不能没有很多人一起翻书的声音
不能没有读书人
不能没有读书人聚集的树林
不能没有爱书的人
不能没有搬运书籍的车轮
我们
就是我们
我们
要做为了书放弃一切的人
哪怕流干了汗水
也要滋养一本书的心灵
哪怕流出了鲜血
也要保护每一本书的品行

书香中氤氲着咖啡的味道
我们看到了时尚的影子
你也可以泡上一杯上好的茶
摇头晃脑在书中旅行
或者,干脆就躺在午后的阳光下
陪一本书做一个梦
希望,最终能走进思想的房子
不再出来,也不会哈哈大笑

谁能够想象
没有书的世界是什么模样
谁又能够放弃
书中的营养
多少人
把书当成了一日三餐的食粮
多少人
把书装进了每日必备的行囊
是的,书
已经成为我们忠实的伴侣
已经成为我们不能遗弃的爹娘

要让一本书
在中国的上空飞翔
我们有能力
给他插上铁做的翅膀

要让一本书
在中国的上空飞翔

我们有信心
给他安上永不停摆的心脏

要让一本书
在中国的上空飞翔
我们有希望
在每个人的肌肤上插秧

要让一本书
在中国的上空飞翔
我们有证据
那是用书垒成的城墙

是的,我们就是要让
让一本书
在中国的上空飞翔
穿越中国的山山水水
走遍中国的大街小巷
来到中国的每一个房间
进入中国的每一首歌唱

让一本书
在中国的上空飞翔
让中国的每一缕空气都充满书香
我们来了
这不是梦想
我们来了
见证一本书的力量
书香中的中国
必是一片金碧辉煌
书香中的中国
必是一阵余音绕梁
书香中的中国
必是一股春风荡漾
书香中的中国
必是一座万卷书藏

让一本书
在中国的上空飞翔
让中国的每一缕空气都充满书香
其实
中国就是一本厚重的书籍
读懂他
是每个人不变的追求和梦想

拿起书来
翻开一页
大家一起
读出声来
让一本书
在中国的上空飞翔
让中国的每一缕空气都充满书香

寿西湖漫笔

胡占昆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 (第六季)征文

一 “定湖”的夙愿

寿县古城西门,名曰“定湖”。新中国成立前,西门长期关闭;站在城头西看,一片汪洋,号称城西湖。历史上,洪水经常泛滥成灾,危害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听祖辈人说,城西南十里处,曾有一座叫宋家楼的村庄,清朝末年,被一场特大洪水吞没,葬身湖底。人们多么希望西湖安澜,生灵平安啊,“定湖”寄托着寿州人长久的期盼。

二 少年时的记忆

故乡寿县涧沟镇菱角村离城三十多里,中间隔着浩瀚的城西湖。少年时,我常和几个小伙伴站在高岗上,遥望那被日寇侵占的县城,颇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抗战胜利后,我随祖父去城里探亲,湖水阻隔,我们绕道走了五十多里路,直到华灯初上方进城。1947年7月的一个午后,我从南门码头搭船回家,帆船行至湖心、天公不善,突然暴风雨袭来,巨浪卷上船头,船身剧



月亮湾 杨南摄

我猛一睁眼,一片云闯了进来。好像无意间说了一句话,这片云饶有兴致地寻梦来了。

我在村子里走动,脚步很轻,却惊飞了一只鸟。这只鸟扇动轻盈的羽翼,滴落一串翠鸣远去了。

我默默地想事情。想停在村口的那辆牛车,想长满苔藓的墙基处,幽幽开着的一朵小花。更多的还是想爷爷想过的事,奶奶说过话。

村子里的事情多得想不完,爷爷把头发想白了,把背想成了驼峰,仍在想。在一处风雨冲刷不到的墙角蹲下来,我会冥想一阵子。爷爷总想村子里能走多少牛车,草垛能不能高过房顶和树梢。我要把夏天和冬天想短,把春天和秋天想长。把日子和岁月想成鸟的羽翼,轻盈地飞起来。我还会想一些虚无的东西,把根本不存在的事,想到村子里来。一阵风吹来,叶子哗哗作响,我的想法把房前屋后的大片树林惹急了。

村子是贴身的衣衫,我走一步,村子也跟着走一步。村里的人、牲畜、阳光、雨水、脚印,连同飞扬的尘埃,都完完整整地烙在了记忆里。5岁时,我就对村子有了认知,母鸡在篱笆墙下“咕咕”

那天,暮色渐浓,我像往常一样窝在沙发里,拿起手机拨通了母亲的电话。铃声一遍又一遍响起,却迟迟没有传来熟悉的应答声。往常,母亲总会在看到来电的瞬间按下接听键,而这次,就在铃声即将自动挂断的刹那,电话才有了动静。

“你是宝娃?”一个苍老而期待的声音传来,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心里猛地一震,下意识地低头查看号码——糟了,拨错电话了!原本母亲的电话号码,最后两位数字竟被我拨颠倒了。“大娘,对不起,我不是您的宝娃,是我不小心拨错了电话。”我满怀歉意地解释,手指不自觉地在手机外壳上划动。

“不,你就是宝娃,我听得出来。”大娘的语气执拗又笃定地说。

“大娘,我真的是拨错了电话……”我的话音未落,电话里便传来另一个声音:“妈,您怎么又乱打电话。”紧接着,是满怀歉意的解释,“大哥,真对不起,我妈患了老年痴呆症,经常拨错电话。”

我轻声回应后挂断了电话,手中的手机似乎有千斤重,窗外的夜色似乎又深了几分。之后的日子里,大娘那句“你就是宝娃”时常在我心头盘旋,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再次拨通了那个错拨的电话。

□散 文

村子是一阵风

董国宾

地啄食,褐黄的蚂蚁在合围的树上蹿上蹿下。铁锨、镰刀、牛车、马蹄,在村子里走来走去。村东头的人和村西头的人,在同一个叫黄岗坡的村子里度年月。乡亲们炊烟升起处扎根,做事情。树叶,落在那些年落过的地方。夕阳,滑过一排排屋顶和树梢,停在向西的有裂缝的墙皮脱落的土墙上。村里最大的事和最小的事,浑然不觉地闯入了我的记忆里。

我知道哪个路口停着牛车,哪棵树立歪了没能直起来,谁家的老奶奶大清早一开门就唠叨个没完,哪家的枣树夏天能开多少花,有多少没被雨水打落,一直留下来。还知道哪个壮劳力没能够寿终正寝,谁家借钱负债娶媳妇。谁家的一只羊羔走丢了,村南头的人和村北头的人都跟着找。

黄岗坡是我们的村子,村子不大,却没完没了地发生一些事。我乐意知道

这些事,乐此不疲地与这些事打交道。有些事能让我高兴三天,回味起来,喝一口浓稠的风就能饱肚子。但有些,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想做到若无其事,当作没发生,抑或干脆干干净净地去忘掉,比屏住呼吸还难受。

风把村子吹旧,太阳把人晒老,雄鸡把村子吵醒,一枚枚叶子卷起又落下。岁月伸出一只手来,把停在路口的牛车打翻。村子像一艘不能靠岸的船。老老少少埋在没完没了的事情里度年月。

乡亲们喜欢在一个叫故土的地方长久地住下去,如果屋子足够结实,会不挪窝地住一辈子。他们今天栽一棵树,明天砌一堵墙,后天把卷起又落下的叶子扫起来。做完一件事,再去做另一件事,或者年复一年地做一样的事情,总是执迷地把不起眼的事做得像模像样。

二大伯的背驼了大半辈子,仍在往

□小小说

错拨的电话

童谨裴

电话通了,大娘的声音缓缓传来,带着一丝陌生又熟悉的语气:“谁啊?”

“大娘,我是宝娃。”我提高音量,几乎是脱口而出。听筒里陷入漫长的沉默,久到我以为信号中断,才传来她哽咽的声音:“宝娃,你咋现在才给妈打电话,你是不是把妈给忘了……”

我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风轻轻轻拂过窗帘,待大娘絮絮叨叨说了许久,我才轻声安慰:“怎么会呢,我这不是打来了嘛。”

“哦,你看我这记性。”大娘似乎放下心来,突然压低声音再三叮嘱道,“宝娃,别忘了明天还是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这可是你说的。”

我的心被深深触动。随着通话的增多,我渐渐拼凑出大娘的故事:她的儿子在一次见义勇为中不幸离世。起初,大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总觉得儿子只是外出打工未归。如今,她每日守在电话旁,固执地等待那个永远不会响起的

铃声。

从那以后,只要有空,我就会拨通电话,像和自己母亲聊天般与她唠家常。慢慢地,大娘不再把我当陌生人,而我也恍惚间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她口中的“宝娃”。

有一天,我照例拨通电话,铃声响了许久都无人接听。半小时后再拨,依然无人应答。直到傍晚六七点钟,手机突然响起,来电显示竟是大娘。我几乎是秒接:“大娘,我是宝娃!”

“宝娃,明天是你生日,还记得吗?”大娘的声音格外清楚,仿佛带着阳光的温度。

“咋会忘呢?我最爱吃您做的蛋糕了!”我强忍着酸涩,眼眶却渐渐发热。

“蛋糕我是做不动咯,今儿一早去镇上买了你最爱吃的草莓奶油蛋糕,回来晚了,没有接到你的电话。”她的声音里满是欢喜,仿佛我真的就在她眼前,能够看到那蛋糕,感受到那香甜的奶